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秣陵焦竑弱齋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
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
宋儒所僅見者特為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
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
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

安政七改

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
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
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
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
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

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
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
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
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
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
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
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
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
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

角以筆身 卷之四
怒之是知不善之可耻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

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

象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焚焚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栖采蕨興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

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
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
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
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卽今
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
徵前事爲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
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

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艷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
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
內典袈裟字作袈裟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逍遙
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
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

魚氏筆乘 卷之四
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爲二制一爲余
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一爲余座主許少
傅吏書贈太傅謚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
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
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
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 今上冊

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

月余有語云矧桃夭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葛
藟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
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
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
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
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
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

魚氏筆乘卷之四
六
嗜今作邕者非謝朓字玄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
名朓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
其名爲少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兩個个
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栖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
相似而誤 謂巾爲少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誥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
虜驟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勗吾徐引去
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

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砲名大
將軍者在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
子三人應募砲發聲震天羣虜皆爲蓋粉聞者自
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
呵因大詬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
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
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
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
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

魚氏筆乘 卷之四
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餽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潜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灤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贖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棗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 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鄆縣教諭

夏公德量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寧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湖上

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鎮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旣歸發書意以家爲托

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
養育教導如已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
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
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
可讀其全文見董道書跋茅山志載唐顧况隱於
菖蒲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真逸撰焦山瘞鶴銘
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焚焚或以爲逸少或以爲

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
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
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闍人梁
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
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
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
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

十惡二闔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摺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旣做書則詩體做詩亦無疑觀武帝

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

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証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康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

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
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
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
爲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
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哲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
歸來縵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
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

薇見史記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
氏武宿夜采齊狸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
之外轡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
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玄辨
樂論及隋樂志八闕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
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
夏納夏童夏齊夏族夏祴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
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
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

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陪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蟬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慎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

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苟
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
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
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
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永思騫兮
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
涓涓流水不壅不塞轂旣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

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丈夫君子凡
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弓旣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旣順乃讓乃揖乃
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旣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
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青
青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鷓鷯相
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
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儵
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

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為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為稱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為長

鰕魚

鰕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鰕似蛤偏着石廣志云鰕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卽石決明肉芴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飲酒啗鰕魚而光武時張

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鰓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鰓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金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鑊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恠此能獨完是也鑊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

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

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卧病云滑憶雕胡飴香聞錦帶羨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嫻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鉉字楚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

魚氏筆乘 卷之四
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鐸名同楚金字鱣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尚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官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鐘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卽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異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

魚氏筆乘 卷之四
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
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
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
舶夾雙櫓中流鶯鶴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
象自別知雕績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
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
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
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
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卽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
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
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
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
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
面上官氣已動卽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

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
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
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
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
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
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
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
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求前僧皆曰無之
乃於東室見古畫皁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
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
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
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
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
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
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稅祖好書命使盡取
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

魚氏筆乘 卷之四
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稅祖甚悅卽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

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垂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千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今一語并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魚氏筆乘 卷之四
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
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
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
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并乃
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
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恠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
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懍然不敢恣疾漸差昨見范

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
分天地之和和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
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
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
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
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
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
公之賢公之鑄勉如此况他人乎

易箒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簣一條真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簣爲第而疏釋第爲牀版按史記范睢傳睢佯死卷以簣置廁中簣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上有簟簟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簟或以玄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皖者也禮寢簟之制原無貴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簣歟非謂此大夫之簣非

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簣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日夜卧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簣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簣也倘大夫士簣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于將死而不易其于禮制無不可也明矣

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于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苻堅

苻姓草下付世爲氏酋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苻洪

以讖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苻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苻者誤

庾死

庾死之庾音愈在麋押病也詩交相爲瘡與庾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庾

權酤

漢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說

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
約蓋榷酒之法作備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
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
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投醪江
流見者撫膺榷罌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
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嘈雜郡齋
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
酒貴米賤旣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搜邏之
卒旁午逵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圜甚至中下之家
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讐嫌動相誣訐龜山先
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
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
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
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
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
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來陽縣

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曰云是倫春紙白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橐蒲拜反冶鑄者爲橐以吹炭卽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橐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鋸篳

趙廣漢教吏爲鋸篳鋸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篳竹

篳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餅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鋸或篳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

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箴石

漢書執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卽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

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經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

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曰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贄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

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既相如
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
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慧草二卷向見於秘閣今名臣奏
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
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
食或以燥濕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
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
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
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况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
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
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
光奉明綸榮躋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
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
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埽地盡矣乃若糊
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

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旣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此啟

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

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

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

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叅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已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卽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

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
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竒其
辭又江表傳丹陽刁玄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
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
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
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
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
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
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爲之擊節嘆賞曰昔讀丹
鉛錄知紫電清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
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
處蔡氏以爲恠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
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
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
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秩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

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戍爲河魁謂玉帳在戍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
礮火并騰光而赫羲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
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并沈熒於幽泉高焰
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
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
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
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

指四臣四行

天顛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于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
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
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
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
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

之弟見坊記註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
本此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
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
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此佛經霍去病
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
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

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
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
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
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
前未有佛典傳毅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
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
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

司會之屬

言師者訓其

徒

甸師之屬

言職者主其業

職內之屬

言衡者平其政

虞衡之屬

言掌者主其事

掌合之屬

言氏者世其官

師氏之屬

言人者

終其身

庖人之屬

不氏不人權其材也

官正膳夫內外饗食之屬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
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
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
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
紀明矣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

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

風至而鶴鳴閭闔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今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鰲山鳳輦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給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遣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比子瞻此言可謂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季爲正若近世各體爲類此等處無從攷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冒頓音墨特龜茲音丘慈可汗音榼寒闕支音烟

支谷蠡音綠黎浩豐音誥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
鈇牙先零音銑燐樂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乞敦
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
具有音切未易悉舉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
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
誤讀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闕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

魚氏筆乘 卷之五 五
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
之賜尤爲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
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
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
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
乃出平王襄王下哉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
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
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
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于股者
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
也履雖鮮不加于首冠至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
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
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書干澤澤大
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
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
子春乃知卽此人耳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
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騏驎病沙

晚鷓鴣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
也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
志也

禹舉益

墨子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
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
之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
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勞矣此莊休
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誦北山移文

种明逸真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懌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卽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衢人昭陵時

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种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緲路岐傷共說祈真白玉堂株樹風高低絳節靈臺香冷醮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

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

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
 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
 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
 坐不同句 施枷不同句 巾櫛不親授句 程伯淳讀
 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 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
 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 量謂之軌
 取材以章物句 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脅欲觀
 其裸浴句 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
 奴之句 生得無笞罵即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

與父老約句 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
 承之誤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
 推之如莊子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當涇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涇流之大兩涘為
 句史記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
 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
 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脩允寧皆一曰天二
 曰地為句季布傳身屢典軍塞旗者數矣九字一
 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為句句奴傳務調納其說以

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
律書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
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
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遭時行志與所蘊適相際
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
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趙李
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
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此類未可
悉數

譌字

替篆文作替與替相近竝下日爲普浦竝下白爲
替刺郭知玄曰白頭秭苑不知替替之分青衿小
生焉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藏音序帔帔則巾小
不分擿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
支離辨正者少

樂天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
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士夫徬徨阡陌間

集月筆 卷之五
攜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
其處宛然尚存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
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
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真奇物也今人謂能豪飲者
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
說輒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荅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
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

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
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
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
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
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
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
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
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
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

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楚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琵琶番蒲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含鑿落殘金屑琵琶槽是琵琶之琵琶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獨孤及詩近日霜毛一

番新番音飯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燭淚連盤壘蒲桃音浦又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選詩無因下征帆子美浦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水孟襄陽嶺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仄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蛚又名寒蛩莎雞促織前子一歲名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廣韻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蓉其莖菡萏其根藕其莖茄其葉荷其本蕊其實蓮其中西葯中薏以子名曰蓮華以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意卽此也宋王黼盛時廣求四方瓌竒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四三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鸞桃

櫻桃亦曰鸞桃呂氏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魚氏筆乘 卷之五
云含桃鷲桃也鷲所含食故曰含桃鷲桃二字甚
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
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
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
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
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
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
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
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
行但云舉却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
之言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
應阿堵上桓温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
欲於坐害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
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

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諺語
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寧馨

寧馨猶言恁的也如阿堵皆虛活字山濤見王衍
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
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若不見宋
太后語當以寧馨爲美詞矣

犧樽

周禮小宗伯辨六罇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
象著壺太山六罇是也明堂位犧象周罇三禮圖
畫爨形刻劃犧象于其上此鄙儒未見其器妄想
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
罇如象形者曰象罇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穀璧

周禮典瑞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三禮圖穀
璧畫禾莖之狀蒲璧圖蘆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
作如犧罇象罇之誤蓋穀璧圓瑑拱起狀如粟粒
蒲璧畛畫細文形似蒲華卽今二璧多有存者世

儒莫辯

黼辰

明堂位天子負黼辰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黼俗遂謬用斧依如匍匐謬用蒲伏狹狶謬用窳窳之類三禮圖傳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辰則屏障畫黼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時市悅以黑白相同卽黼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稽攷軒字乃幹之訛按儀禮特牲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以爲證

祭法

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稽攷宗當作崇說文崇音咏設縣蕝爲營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壇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
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
也从生母會意毒音獨傷害也从艸諧毒音二字
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
稽攷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爲分釋名文事
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
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木舌金鐸金口

金舌若以金口木舌爲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爲金
鐸可乎

寤生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
其詳據文理寤當作迨音同而字訛迨者逆也凡
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
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聯字

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駟儉誤

以僧从馬作駘髻毳誤以髻从齒作齧蹴鞠誤以
鞠从足作踞此類甚多皆一時趁筆之誤後多沿
其失而不攷耳

种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种英蘇冠
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
徒步送之千里而還英後改名放即明逸冠改名
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罷相平
日知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芳歎曰公當國吾

鄉人孰不沾其餘潤一旦皆舍去太不成模樣矣
因日往視之然先生當嚴氏盛時實未嘗與相周
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尚書多言時

楊慈湖言書疇咨若時登庸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
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庸之蓋時即道也
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
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臯陶祗叙叙

此也祖考以此而格羣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
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勅正天命惟此
而已惟此為幾謂為庶政之幾蓋天下惟有此道
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
夕之所謀謨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
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
強名曰道取道路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
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為言非大
聖疇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即時也漆雕開曰吾斯

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
其次誰能順予事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為道
無疑

媵

媵說文送也史載湯壻有莘以伊尹為媵送女故
稱有莘媵臣楚辭魚鱗鱗兮媵予爾雅亦云媵將
送也即不指為妾今攷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及魯其姬嫁于宋而衛與齊晉三國來媵傳云媵
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二歸嫡夫人行則

魚氏筆乘 卷之五
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
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魯
與衛敵而晉盟主齊大國也共姬雖賢其肯以姪
娣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媵送女與
魚之媵予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
以爲美媵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娣曰媵謂媵承也
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以陳人之婦與
三國之于共姬可若是儼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岍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
安張芸叟用之爲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
人喜誦之不知實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善送琉球
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春
濤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
雖語類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
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

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秦相李斯作訓纂篇楊雄作傍喜篇後漢郎中賈魴作總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

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皙撰張挹字詒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郎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竝張挹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

解詁

明駝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駝足送兒還故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州取水供贍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贊皇矣

用晉人語入聲律

晉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二百

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未言爲何樹也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

魚氏筆乘 卷之五
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邵知之耳五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郡幕采所聞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賦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

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公襲其誤至此張湜云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立名焉據此不獨可正王之謬亦備吾家一事因具錄之

假借相反字

吳元滿云容齋隨筆載字有假借相反者如臭本腐氣反借香也擾本煩雜反借馴也亂本繁紊反

借治也楊用脩丹鉛錄亦述之不知此六字皆有
分別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檻氣也荀子嗅之而無
慊於鼻从自大會意借凡氣之總名香朽羶腥焦
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煖音醜腐氣也
水潤下其氣煖曹植書海畔有逐煖之夫从火諧
臭音擾音統煩襍也胤征俶擾天紀从手憂上音
俗訛作擾擾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
州其畜宜六擾从牛憂音亂音鑿紊也煩擾也史
記猶治亂繩古作變从𦘔下指交結之狀嗣音雉

理效也平治也盤庚嗣越我家論語予有嗣臣十
人从司爵會意現石鼓文及宰辟父敢隸楷用治
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魚氏筆乘 卷之五 三四
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

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二書所載卽一事耳史記稱田文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爲覈

孟舒魏尚

孟舒與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

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爲兩人耳

通鑑之誤

通鑑載唐太宗臂佳鷓望見魏徵納之懷徵奏事久不已鷓竟死懷中按白樂天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鷓斃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徵與太宗也樂天去當時未遠必有据依今唐

書徵列傳亦不載此事

左氏史記之異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

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序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

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石鼎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詩有道士軒轅彌明其語往往高古出羣或者謂卽退之所撰特駕言于彌明耳今

按張南軒淳熙間守靜江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石鼎聯句者可謂無其人邪

舉人籍

唐人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其法甚嚴有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書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斥昔傳說無姓殷后置於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

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在駁放則小人也却尋歸路策藜杖着草衣田園荒蕪鋤犁尚在所司不能奪特咨執政收之天下稱美焉

獻書

唐時科目甚多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

文章并上著述之例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獻啟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十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叙訓二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霑賞賚若今時用其例尚可得實學者用之豈不勝舉業之流萬倍

說文引經之異

說文引五經文字與今多不同如易服牛乘馬服作備百穀草木麗乎土作麗於地亢龍有悔亢作恍再三瀆瀆作黷其牛掣掣作菁豐其屋豐作豐允升大吉允作執包荒荒作沓爲的顙的作馱書宅嵎夷嵎作塌鳥獸毳毛作褰毛五品不遜遜作遜娶于塗山塗作念粥成五服粥作邶方鳩羸功方鳩作旁速藻火粉米藻作璪碁三百有六旬碁作棋剛而塞塞作寒竄三苗于三危竄作窳今汝聒聒作慙慙庶草繁廡廡作無若藥不瞑眩瞑作

魚... 卷之五
眇尚桓桓作狙狙彝倫攸斲斲作釋顛木之有由
藥由藥作皂枿詩新臺有泚泚作玼併之罄矣罄
作室嘽嘽駱馬嘽作疼鉤膺鏤錫作錫白鳥鶴
鶴作翯翯可以攻玉作可以爲厝衣裳楚楚作
黼墻有茨茨作薺綠竹猗猗綠作菴無然泄泄泄
作咄挑兮達兮挑作岌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
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慎當得其真此後字書又
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采摭日繁雅俗兼載
讀者迷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駭以爲

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
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
之例然見任官輒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
日有司身方在官諷動羣小外托辭讓密相督責
甚可耻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爲國子司業頗
振綱紀洎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
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

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感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氣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羞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荆蠻

史記太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古揚州域何謂荆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卽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卽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知荆蠻亦

蠻之處於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耳吳卽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荆蠻則荆蠻非揚州之產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

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龍城舜耕於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

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梁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

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
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
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
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潰用一老僧言以鐵鎮
之功輒就人以僧爲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丞
相斯等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然不載其詞
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

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
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旣獻泰成乃
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
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
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
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子見南子

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

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爲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於市孔子耻之夫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耻爲靈公南子之次乘豈肯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盼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盼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矣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韻略宿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宿與陸覆爲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訾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

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爾雅天根氏也注云
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
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參觜爲虎
首有觜之義不音些世多從韻略則不考之過耳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五



